

乔忠延 ◎ 著

散文既然作为文学的一个门类，自然就是在主观思维的映照下来进行、来完成的，决然不存在对主观思维的悖逆。所以，当我将散文冠之于客体时，实际是限定在文学天地里的一种舞蹈。

乔忠延 客体散文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乔忠延

客体散文

乔忠延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乔忠延客体散文 / 乔忠延著.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5. 9

ISBN 978-7-203-09272-8

I. ①乔… II. ①乔…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17331 号

乔忠延客体散文

著 者: 乔忠延

责任编辑: 魏 红

装帧设计: 刘彦杰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发行营销: 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4922127 (传真)

天猫官网: <http://sxrmcbs.tmall.com> 电话: 0351-4922159

E-mail: sxskcb@163.com 发行部

sxskcb@126.com 总编室

网 址: www.sxskcb.com

经 销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厂: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20mm×1010mm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60 千字

印 数: 1—2000 册

版 次: 2015 年 9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9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3-09272-8

定 价: 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论客体散文

傅书华

大约在2012暑期的时候,我在北戴河与乔忠延先生相遇,他兴致勃勃地向我讲述了他关于客体散文的构想,引发了我对此极大的赞同。分手后,时过境迁,我也忙于杂务,也就将此话题搁置脑后了。其间,在与朋友闲聊中,知道忠延先生承担了中国作协的中国百位文化历史名人传记的写作任务,并且在2014年出版了他所承担的《关汉卿传》,与之前后,他还承担了山西省的“百位历史文化名人传记”的写作任务。也是在此期间,我收到了他托人送我的新出版的《乔忠延散文选集》,在某一次学术会上,我还知道了对散文素有研究的四川大学的博导曾绍义教授与他的高足合著出版了《乔忠延散文探论》。今年春节,忠延先生以他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刊发的两篇谈羊年的长篇散文,在公众中引发了一阵热议。因之,当我收到了即将出版的他近些年尝试写出的客体散文集的文稿后,我对此的惊异是不言而喻的,为忠延先生的认真、执著、勤奋、才情及对文学的献身精神而感动。

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浮躁的时代,在我所略略了解的学界,有多少人为了功名与实利,大批量地复制他人也复制自己,并在这种复制所生产出来的成果中,享受“成功”的喜悦。以忠延先生在文坛的盛名,他是可以轻车熟路地以自己习惯的写法,让自己的文字频频亮相于大江南北的。但他基于许多散文大家名家之作,虽然每篇个别读来,篇篇精彩,但放在一起集中来读,却给人以重复、新意不再的现状与教训,“自讨苦吃”地与自己“较劲”,不计成

败荣辱地试图以客体散文走出这一困局,以自己对客体散文理念的提出与写作的实践,甘作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这就是现在呈现在大家面前的他的这本客体散文集。

对客体散文,忠延先生在这本书中的《客体散文:探求散文创作新常态》中谈了自己的理解,大致说来,就是让作品的魂、神、气、形、体,贴近大千世界中自己写作的对象,并因了这对象的各不相同,从而让所写出的作品也各不相同,使每篇作品都是一次新的尝试,都是一次全新的写作,都是对昨日自己的一次走出,让自己既不在原地踏步,也不围绕着自己既定的写作定势打转,而是让自己永远在行走的路上。他的这本集子中的几十篇散文,就是他根据自己这一理论写作实践的成果。

我在读了他这几十篇作品后,曾想结合这些作品,谈谈他的客体散文的写作得失,优劣短长。但几次下笔,均无法成篇,以至于我再次怀疑我对具体的文本的审美感知能力,是不是在经院化格式化的所谓“学术写作”中,麻木了消退了。我可没有忠延先生那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于是,我选择了一条讨巧的便捷之路,那就是泛泛地谈一谈我对客体散文的看法。

但凡一个时代的变动,总是会在散文的变化中有所体现,或者说,散文的变化,往往体现着时代的变动,成为一个时代精神风尚的风标、气象。中华民族在自己经济、政治、文化形成期的厚土中,种下了自己精神的种子,扎下了自己的精神之根,这就是先秦诸子的散文。秦帝国所奠定的中国自然经济社会结构的能量,在盛唐时代达到顶峰,标志了一个完整的中国的历史时代,这之后,北宋时代的商业经济的形成,开始了中国经济、政治等等的社会转型——这一转型,直到今天,也还没有全部完成。因之,有了唐宋散文八大家的为人所瞩目。五四时代,是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起跑线,因而,用鲁迅的话说,五四时代“小品文的成功,在小说、诗歌之上”。大时代的变迁之于散文是这样,小的阶段性的历史变化也是这样。20世纪50年代前期,中国提前结束了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形态,走向了社会主义形态的构建,对个

人日常物质生活的满足及其价值性认可的历史性要求与这要求的实际上的不可能实现,使杨朔的散文,以《香山红叶》为标志,重视脱离物质的精神的纯净,重视脱离个人的集体的神圣,在1956年之后,完成了自己的散文转型,成为一个模式,并为那一时代所普遍接受,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表征。诸如巴金的《随想录》之于新时期的新启蒙,韦君宜的《思痛录》之与一个时代的反思,也大致如此,不再赘述。

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中国,伴随着市场经济从根本性的经济基础上对中国社会结构的改变,中国社会出现了时代性的价值动荡。这一价值动荡从属性上说,与五四时代颇多相似之处,然五四时代这一价值动荡基本上是在文化思想层面上发生的,而今天中国的价值动荡,却是社会各阶层的全民性的渗透到每一个人日常生活中的价值动荡。在这一动荡中,中国思想界出现的现代自由主义、新左派、文化保守主义、后现代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族主义、新威权主义等各种思潮,标示了中国思想界的活跃。中国的文学创作,作为敏感的情感对应体,在这一动荡中,由于不能如20世纪80年代那样承载中国民众精神情感的价值指向,为中国民众提供审视现实精神情感价值困境的力量,所以,日益边缘化了。中国的文学创作界之所以如此,是与中国文学创作界主体面对中国社会的历史性大变局,缺乏相应的思想资源价值资源的来支持自己是分不开的,而这种缺失,又是历史的既定形成。

面对这一既定形成的中国文学创作的困境,中国文学创作不能再以原有的观念去面对新的现实并给以表达,而急需重新构建自己的观念世界,用全新的观念去审视现实,创造文学的世界,并为此为民众提供精神情感滋养。在重新构建自己的观念世界时,读万卷书——汲取思想界的成果是一个方面,行万里路——从变动着的现实世界中汲取营养,改变、构建自身的观念形态,是另一方面。而恰恰是在这个方面中,我们看到了忠延先生所提出的客体散文创作之于现实的迫切意义。那就是,不是用原有的或者预定的作者心目中的价值指向来形塑、评判自己所写的对象,而是在对象中汲取营养,重新构建自身,且又在重新构建自身中,形成对自身更为深刻的表达,

对所写对象的更为深刻的再现。由于所写对象的各不相同,且在这写作中,使作者时时地改变着自己,自然使作品不会有篇篇重复之病;也由于不同作者虽然所写对象虽然同一,但不同的作者是在与他人不同的自身原有的“前结构”中,相遇同一写作对象,所以,不同作者自身在相遇同一写作对象时,“前结构”的不同,也使作者之间不会相似——在这里,最为重要的仍然是作者独立的主体力量,而不是用“整体”的观念代替自己的“前结构”,如是,具有不同“前结构”的作者,在面对同一写作对象时,其笔下的形态自然各不相同,风格即人,这一结论仍然是存在的。

其实,客体散文这一概念虽然是第一次提出,但其包含的写作真理却仍然是对前人写作经验的继承。王国维在讲到意境时曾说过: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有我之境,是以我观物,物皆着我之色彩;无我之境,是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有我之境的艺术力量,在于“我”的力量如何,物是我的一部分;在无我之境中,“我”亦为“物”,无我之境的艺术力量,在于物物相遇时的力量如何,物是物本身。

五四时代的两座高峰是周氏兄弟。表现在散文创作中,鲁迅的散文,是以自己强大的精神之光灼照万物,让万物在这灼照之下熠熠生辉。周作人的散文,则是围绕着自己所写对象,东抄一点,西抄一点,让自己所写的对象体现在这众多的所抄之文中。

20世纪40年代初,面对着文学创作界、文学创作者与文学创作对象的疏离和隔膜,毛泽东也曾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倡导过,让创作者去熟悉、了解、在情感上去亲近自己的创作对象,以出现一种新的适应一个新的社会形态的创作气象。

20世纪50年代的胡风,曾经以强调创作时作家的主观力量而名动一时且影响深远。胡风认为,作家的创作过程,就是作家自己与所写对象这主客观“相生相克”“相互搏斗”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作家改变着所写对象,作家所写对象,也在改变着作家自己。所以,胡风还认为,作家的创作过程,就是深入生活的过程。

但是,客体散文在今天的提出,尤其现实的迫切性,这原因,一是因了我前面说过的,作家在今天面对变动中的现实,在现实中汲取营养,重新构建自己的观念世界,以此提升自己审视现实的力量,并因此为大众面对现实时的价值动荡提供价值资源与精神支持。另一方面,还由于在中国的意象造型观的文学创作传统中,往往更多地强调创作者面对创作对象的支配力量,不管这一支配力量是以服从“整体”的个人出现,还是以独立的个人出现,但均不大尊重创作对象自身的存在价值。这在强调“整体”或者强调“个人”的时代,都自然有其应该被重视的理由,但在今天,更应该尊重的,是创作对象自身的存在价值。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今天的价值动荡中,我们更应该放弃“以我为主”而强调对话,强调在对话中寻求共识。我在承认自己是一个主体的时候,也应该相应地承认他人也是作为主体而存在的,相互之间的承认、对话并在这其中形成共识,在共识中相辅相成,这才是现代人之间所应该倡导的“主体间性”关系。而当我们在客体散文中,将所写的我们认可或者不认可的客体,也当作一个主体而予以重视、尊重时,我们就在写作实践及所提供的作品中,彰显、倡导着这样的一种现代人的“主体间性”关系的建立。这样的客体散文的出现,谁又能说不是散文写作的一次时代性变革呢,谁又能说不是时代性变迁在散文世界里的具体体现呢,谁又能说这样的散文不是时代的风向标与气象呢!

是以为序,并以此祝贺、鼓励忠延先生对客体散文写作的提倡与实践。

- 001/ 童话岁月
- 016/ 村子和村子里的台子
- 022/ 威风锣鼓
- 026/ 骡子
- 031/ 狼
- 034/ 黄河边上的那条白狗
- 038/ 鳝鱼
- 042/ 凝固在铃声中的漫画
- 046/ 红裤带
- 049/ 潇洒醉一回
- 052/ 采云
- 055/ 姥姥的舞台
- 062/ 祖母
- 087/ 父亲是棵刺
- 094/ 寄往天国的情书
- 102/ 师道
- 115/ 灰烬
- 134/ 人间形色
- 144/ 天日

- 163/ 闲情三题
- 167/ 旧物家珍
- 176/ 谢土
- 181/ 打春
- 184/ 春潮
- 187/ 月满大中楼
- 190/ 黄河万岁
- 193/ 天成风流漓江水
- 198/ 翻阅骊山
- 208/ 东临碣石观沧桑
- 212/ 记忆李自成
- 220/ 天马悲歌
- 224/ 关于举荐国粹足球队的报告
- 229/ 伶魂
- 238/ 红楼俗话
- 245/ 万荣人
- 264/ 在天上行走
- 270/ 客体散文：探求散文创作新常态

童话岁月

合欢树下

我们村中央有个大院。大院原来是村庙，庙里有正殿和东西配殿。院子里有两棵大树，树干离得不近，枝丫却紧紧交织在一起。太阳出来，树叶张开了；太阳下去，又聚合了。立夏不多日，树梢开了花。花是粉红色的，像个小绒球。绿树一下变得富丽堂皇，大院里也让香气灌得满满的。村里人叫它绒线树，书上称它合欢树。

合欢树下的庙院曾是我们村的学校，我的初小生活就在这儿度过。那时候，村里人口不多，学生娃也少。东西配殿是我们的教室。每个教室两个班，复式的。学校有两位老师，一位教一、三年级，一位教二、四年级。我们一、三年级在西教室，教课的是位姓周的女老师。周老师刚从师范学校毕业，年轻活泼。她个头不高，脸皮白嫩，和我们说话很温和，和村里人说话脸就红。她穿戴很讲究，衣服三天两头换洗，没有一点尘灰褶皱。宿舍里也收拾得极干净，被子叠得像刀割下的豆腐块，桌子抹得油光发亮。周老师爱唱爱跳，课余时教我们唱歌跳舞。我们在合欢树下围成一圈，男娃女娃拉起手，像梢头的小鸟儿一样唱呀跳呀！

可惜没过多久，周老师调走了。她调动的缘由很可能因为太干净。那会儿，村里人还喜欢到学校串门。有一回，毛崽娘抱着孙子到学校来，把娃

搁在桌上和周老师拉呱，不料那娃尿了一桌子。毛崽娘撩起袄襟赶紧擦，紧擦慢擦，还是浸湿了周老师的备课本。周老师没敢埋怨，皱了下眉，还是被那婆子瞥见了。那婆子逢人便说：“你婶子，学堂里那女先生还穷周正哩，那×窟窿里给钻出几个来，看她还有啥能耐？”不知为啥，村里人那么相信毛崽娘的话，每逢周老师从村巷走过，看见的人总在背后指指点点，说长道短。这话越传越远，上级知道了，把周老师调走了。周老师走时，我们都哭了，合欢树下“呜呜”的一片。两个班的学生都骂毛崽娘不是人，那婆子从此再没敢走进学校的门。

周老师走了，我们的歌声也走了。唱来唱去，总是那几支老掉牙的歌，没味了，不唱了。舞蹈也不能跳了，每天活动时李老师都让我们背书。我们沿西教室圪台一溜坐下，大声念着，说是念书，实际是咿咿呀呀地哼唱：

秋天——来——了，
 一群——大雁——向南——飞去——
 一会儿——排成个——一字
 一会儿——排成个——人字——

唱书声四处飞扬，大人们说全村都听得见。念上一阵儿，口干舌燥，停了嘴。你挤我，我挤你，挤上一会儿，没趣了。不知谁突然喊：“老师来了！”大家又猛劲地喊书，震得耳朵嗡嗡响。喊过几声，有人发现上当了，逐渐停下来东张西望，院落里顿时静了。正静时，人窝里发出一丝轻响，便有人憋不住了，悄悄笑那响声。这时，就听三年级的连奎一本正经地呵斥：“笑屁呀！”

这一下掀起了笑的大潮，有搂腰的，有岔气的，有擦眼睛的，女同学倒成了一团。要不是老师及时赶来，笑的瘟疫还要蔓延。老师很快查明了制造事端的连奎，命他站起来，把他好好收拾了一顿，还说不好好学习休想升级。连奎蔫乎了，老师戳到了他的疼处。和他同岁的伙伴高小也毕业了，连

奎却还是三年级。

我上学报名的那天,正碰上连奎爸来找李老师。李老师五十来岁,头发全落了,常板着脸,严肃得怕人。连奎爸陪个笑脸,问:“李先生,我娃在三年级念了一星期年了,还不让升级呀?”

李老师想笑,张张嘴,硬使劲闭住,停一停才说:“我早想让你娃升级,就是成绩太差。你看这分数……”

说着,李老师翻出连奎的卷子,在他爸脸前摇晃。连奎爸不识字,瞅着那红红的圈圈发愣:“李先生,你看我这穷命,喂的鸡不下蛋,养的娃倒下开蛋了!”

李老师绷紧的嘴咧开了,掉了牙的豁儿也露了出来。

我怕像连奎那样留级,念书很用功,安下心来学习。有一天,李老师突然把全校学生集合在树下,说是要大跃进啦,还要上大课哩!我不明白“大跃进”是咋回事儿,只见村里不少墙壁刷得雪白雪白,有人用刷子往墙上写字,别的我不认识,只认得这么一行:

“一天等于二十年!”

我好奇,一天就是一天,算术课本上明明写着一年要三百六十五天,怎么忽然变了?我回家问妈妈:

“妈,我多大啦?”

妈妈剝我一眼,说:“傻坏子,越闷啦!”

我挠挠头,故意装糊涂。

妈妈上当了,说:“记住,八岁啦!”

“不对!”我马上反驳说:“我二十八岁啦!”

这回轮着妈妈糊涂啦,她在我头上揉一把:“去吧,别捣乱了!”

我不走:“不是说一天等于二十年嘛?明天我就四十八啦!”

妈妈慌忙捂住我的嘴:“可不敢胡说,外面……”

过了几天,老师通知,上学时书包里背个碗,要去金殿镇上大课了,晚上才能回家。我们离开合欢树,抬着课桌出发。刚上路,大家笑嘻嘻的,猜着

大课堂是咋个样？还没出村，手先被勒疼了，渐渐胳膊有点酸，走不了几步，就搁下桌子歇歇。李老师跑前去又返回来，喊同学们加油，千万不能落后，落后了给咱挂白旗。我们使劲往快里赶，平时来来回回，我一点也没觉得路长，这天却好像走了十万八千里。到了地方，松手放下桌子，同学们都坐在圪台上喘粗气。兄弟学校比我们路远，我们到得早，夺了红旗。

人到齐了，桌子并在一块，在院里上大课。六个村子，二百名学生，没有那么大的教室，院子里坐了一大片。一个留分头的老师在前面讲课，其余老师下地劳动去了。分头老师课讲得真好，声音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一会儿快，一会儿慢。高的时候如响鼓重敲，槌槌震耳；低的时候如秋虫轻吟，引人屏气静听；快的时候如骏马飞奔，听得人手舞足蹈；慢下来又如清水潺潺，缓缓流进我们的心窝里。大课堂出奇的静。

晌午时分，我们排着队去领饭。一人一个白馒头，一碗热烩菜，吃得肚子鼓鼓圆。上大课蛮有意思。倒霉的是碰上雨天，我顶个草帽，穿双布鞋，擦擦滑滑上学去。到了学校，衣服湿了，脚上成了一团泥。一二百名同学像一群刚出壳的小鸡。桌子在院里淋雨，教室里又装不下这么多人，课没法上。我们只好站在屋檐下等着雨停。可天气好像专门跟我们作对，下个没完没了。大家愁坏了。有人哼起从小听会了的《避雨谣》，大伙都和着：

老天爷老天爷别下啦，
山上的青石头沤烂啦！
老天爷老天爷别下啦，
地里的田禾苗水淹啦！
……

天使劲下，我们使劲地唱。谁也没有听见老师让我们停下来。过了好久，才听见分头老师大声嚷：

“不要胡乱唱，不要胡乱唱，记住，人定胜天，人定胜天！”

一连几天，天不放晴，我们没法上课。看样子要下半月四十天的。老师就让我们天晴了再来。

天到底晴了，我们又到学校去。分头老师不见了，李老师给我们上课。李老师讲得干巴巴的，同学们嗡嗡嚶嚶地说话。他大声呵斥，课堂才静了，却尽是迷迷糊糊打瞌睡的。同学都说分头老师讲得好，想念他。我向妈妈念叨，妈妈说：“还不是你们害的，下雨时你们胡喊叫啥啦？上头把那老师拔白旗啦！”

我吃了一惊。

没晴几天，又阴了，又下雨，没完没了。我们还是无法上课。又过些日子，上级才来了通知。我们搬着桌子回村，回到了合欢树下。

上天的路

我们村西七八里外有座姑射山。天阴时，山离我们老远老远，一点也看不见。天晴时，山很近很近，仿佛就在眼前，山上的绿树、巨石，都看得真真切切。尤其是山坡上那条带子，煞是好看，从山脚弯来绕去，挂到白云里去了。那是山路。

我常常站在村口看山，对着上山的弯弯小路发呆。我总想沿那条带子爬上去，定能上到山尖，上到青天，上到白云朵上去。我希望能到白云上去，坐着，或者躺着，就像在村边的母子河里仰游，飘来飘去，该有多么爽快！我最好能拿一条很长很长的绳子。当云团飘过我们村时，我就探出头来，呼叫地上的伙伴。谁要乐意和我玩，我吊水般地把他们拉上白云……我着了迷，打算起个大早，溜上山，爬上天。可是，每回醒来，天都大亮了。

有些天，村上的哥嫂叔婶们天天开会，动员上山炼钢铁。他们暗地里都说，不想去，山上活儿苦，不如在家里。我想，上山还不好嘛，高兴了就干，不愿干躲到白云后面散散心，要是我能去多美。可惜我太小，不能去。世事就是这样怪，想去的去不了，不想去的又躲不了，接连几批，村上的青壮年走光了。

忽然,从山上传来消息,说是炼钢炉马上要开,没有柴,点不着火。要村里人准备些柴,赶快送去。各家各户翻东倒西,搜寻出家里闲着的棍棍棒棒,留在村里收秋的大伯大娘送了一趟。柴送去了,还不够用,家户里也搜不出来了,有人出了个主意,伐树,先从坟里的树木下手。

村里每家都有个祖坟。祖坟里都有高得挨着天的大树。一棵一棵,枝繁叶茂,把坟头遮得荫凉疹人。我一个人从来不敢进坟地。有次拔草,碰上只小兔子,黄茸茸的毛,亮闪闪的眼,见了我便溜。我跳起来就追,只是离冯家坟太近了,眼睁睁看它钻进树根后面。我不敢再追了,怕坟里有蛇,怪吓人的。

伐树是从我家老坟动手的,带头的是五狗子。众人都说五狗子是报仇哩,因为他在乔家坟里吃过亏。我家老坟的树又多又高,有椿树,有杨树,也有槐树和柏树。每棵树上都有几个柴草团儿,日晒雨淋,柴草变得黑黑的,那是喜鹊窝。成群的喜鹊住在里面,白天飞出窝,飞到村里“喳喳喳”地叫。喜鹊一叫,奶奶、妈妈都喜欢,都说会有吉利事。喜鹊是好鸟,村里没人伤害它,五狗子却不。那天刚下过大雨,地里泥得进不去,众人都闲着。五狗子不知怎么想起吃喜鹊蛋,神差鬼使地钻进我家老坟。脱了鞋,爬上椿树枝杈,伸手往窝里一掏,妈呀,吓得差点摔下来。原来,窝里有一条蛇,他一把就捏在蛇身上,他赶紧“哧溜”地滑下树,拾起鞋光脚往外跑。那蛇也被惊得蹿出窝,正好跌在他身边。五狗子以为蛇扑来了,腿一软,摔了个嘴啃泥。这回伐树,五狗子就是报那仇。果然,我家老坟的椿树先倒了。

树伐倒,剁成尺把长的小截,队长却为难了,眼看地里的棉花摘不完,豆子割不了,好好的庄稼要糟蹋了,心疼哩!他不愿派大人去送,主意打在我们学生娃身上。我知道后高兴得直蹦跳!

那天,我们趁早上路了。一人挎个馍布袋,背着又劈去一半的木头段,那木头还没有我的小枕头大,背在身上没觉得重。我们沿母子河边的路西行,河水拐着弯儿扭秧歌,扭得欢乐自在;黄莺在柳树上唱着,唱得悦耳动听。同学们你一句,他一句,也唱着,南腔北调地哼叫。跨过小桥,穿过柳

林,走得热乎了,冒汗了,身上的木头也有重量了。李老师让我们赶几步路,在白水滩休息。

歇下来要笑一会儿,我们又背起木头朝前走。赶晌午时分,到了山脚下的窑院村。在村头,我们吃了自己背的馍馍开始爬山。这会儿,背上的木头像重了一倍,压得我胸膛也挺不直,绳子勒得两肩也有些疼。我们踩在那带子般的路上,路又窄又陡,走几步就得喘口气。爬了一个坡,汗水湿透了粗布袄。我撩起袄,擦把脸上的汗,猛然想起村边墙上画的跃进马,那马四蹄腾空,不用着地,长着一对翅膀,飞哩,我要有对翅膀多好呀!我叹口气,抬腿又爬,腿酸得抬不动,眼看着落在后面。我咬牙猛赶,又爬上一个坡。同学们都坐在石头上喘气,拉风箱似的。

换换气,我抬头往上看。高高的山,山还是那么高;蓝蓝的天,天还离那么远。带子般的小路,仍然在弯,不知啥时才能弯上云团?我胆怯了,怕这样走赶天黑也到不了。正胡思乱想,远远看见天边上和山尖上有些黑影移动,移着移着变大了,越来越大,是一群人下来了。又过一会儿,才看清那是我们村的人。三牛喊:

“爸——”

喊声未落,那边山沟里也响起:“爸——”

大伙咯咯笑了,蛮有趣的。过了片刻,才听见三牛爸的声音:“嗯——等我们着!”

原来,山上的大人听说学生娃送木头,怕累坏这些嫩芽芽,来接我们了。我们把木头交给他们往回返。下山时,身上轻了,高兴劲上来了。有的拽一片绿叶,做个口哨,吹得山里沟里都响。有的往深沟里扔石子,石子落了好一会儿,才听见沟底的响声,蛮深哩!吓得李老师不断提醒我们:“小心!小心!”下山不多会儿,太阳落了。我们摸黑走了四五里路才到村边。你看吧,都跛了腿,一摇一晃的。

回家洗脚,奶奶说我脚掌打了泡,我也觉得疼疼的。奶奶埋怨着:“小娃家不上学,上山,真叫人担心。”洗完了,她才告诉我,昨天她嫌不吉利,没敢